

後漢書

卷一百三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61)	
函號	別	10 1



漢書卷一百三十一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詩章句太子賢註

淺草文庫

劉虞傳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後

劉放曰註案王恭當作恭王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

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

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

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餼
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
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通懸皆畔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牢
賈直也稟食也
言軍糧不續也前中山相張純私譖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
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
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
共率烏桓之眾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
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
姓殺獲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
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
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

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穆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
避位勃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
笑反步騎五
萬人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
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
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
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
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
東海郡
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
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
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一億有餘以

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
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
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
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亡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
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借奢者莫不改
操而歸心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
但務會徒眾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
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
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
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

立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

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

魯藏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

郡宜共勦力說文曰勦力并力也左傳曰勦力同心音力洞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

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

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

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

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

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

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

豈可賣虛龍塞以易賞祿哉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

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
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
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
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
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
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
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
賚賞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
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
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京

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

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
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
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
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
甯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
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
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
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
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

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初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帝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

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一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力定反家世二千

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

慧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魏志

太守妻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

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

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即邊卓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

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畧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畧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阮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劉放曰案遠當作還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劉放曰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

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掃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背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

昕越為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

報紹槃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義

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

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

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

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丁原焚燒

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許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賊於河內無黑山伯

上事以誅忠等為辭燒于陰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

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

置節傳傳音丁近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

憲反

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

傳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釋纍

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踏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

之紹既與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

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

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

有所下輒早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

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亡新觀紹所

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職為亂階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

妖星工善妖星者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會朔日攻鈔郡縣此

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

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

用讒愚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

相姚貢紹以貪恡恡音力含反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

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

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

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

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

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

董卓又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

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者于天

下自柯之盟始也晉文為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

晉文公重耳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菁茅靈茅以供祭也

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菁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誅曹衛以章

無禮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臣雖

關茸名非先賢關猶下也茸細也關音吐蓋反茸音人勇反蒙被朝恩負荷

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莖也鈇斧也輒與諸將

都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周公東征庶三年罪人斯得

續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

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

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

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

於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

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

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逾縣界流入大破其眾死者七千八人乘

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

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

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恐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

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

後漢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七

後漢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七

垂越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

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

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

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閭

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

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

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

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與平二年破瓚

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

東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

困餘眾數千人退走瓚徵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

數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訛過忘善睚眦必

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

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

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

置長史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屯於高京以

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

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

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

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

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
定 九州春秋曰贊曰始天 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
下兵起我謂唾手而決

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
諸營樓櫓千里 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 積穀三百萬斛
日櫓露也上無覆屋

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
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

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
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

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
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日蹙乃却築三

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
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

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
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

日窮月急不遑啟處烏克歸人滴水陵高 瀕音丑大 汝
反喻急也

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 言相
感也

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 下溼 起火為應吾當自內
日隰

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
汝足矣紹候得其書 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 如期舉火
使陳琳易其詞即此書

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

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
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贖敢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
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
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楷與
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眾歸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軍
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
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
乃率眾詣燕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
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

之謂敷故引焉

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

牧養也易曰美甲以自牧

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

聚稽保燕薊之饒

糾收也○劉放曰糾人完聚稽案人下少二字不成文理當有一眾字

繕兵昭武

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

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

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

陶謙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

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

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說許妻以女其夫人怒曰陶家兒遂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其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

之少為諸生仕州郡

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

父友謙耻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四遷

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為車騎將軍張温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

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時董卓雖誅

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

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

溧陽今宣

州縣也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

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

忠直見疏出為廣陵太守

謙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為太守曹宏等讒

惠小人謙甚親近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

宣自稱天子

劉放曰案紀作關宣仍云謙始與合從

後遂殺之而并其眾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

守陰平

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

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

縣名屬彭城國本春

滅宋改曰傅陽故城謙退保郟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

在今沂州承縣南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

取慮音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

睢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

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

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初同郡人笮融笮音側格反聚眾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

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

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圍可容三千許人

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

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及曹

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

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

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字

元遠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
人耳不邪聽口不妄視太僕神拂舉為方正

贊曰襄賁勸德維城燕北勸勉也仁能洽下忠以衛國伯

珪疎獷武才趨猛趨音夫驕反真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

耗實謙為梗

漢書卷一百四十四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後漢書卷一百四十四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

將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

曰事不諧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二年禮竟追感幼孤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

一

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兄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風容

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

子遠皆為奔走之友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

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穀填接街陌說文

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輜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穀賤者之車內官皆惡之中常侍

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

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

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

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

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將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

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

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脇太后

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

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

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劉放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董卓擁

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

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

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根也董侯似可

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

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定卓按劍叱紹曰豎

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懸節於上東門洛陽城東北面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玘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

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前

緡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元始二年更名邠音口浪反

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劉放曰以從冀

州牧韓馥馥字文節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陳

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

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孔伷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

業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瑋橋玄族子先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

之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

與王匡屯河內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

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

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之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帝

天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自別

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卓乃遣大鴻臚

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

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海內

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

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

名在八厨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

獄欲殺以狗軍班與匡書畧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暴

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

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遷怒何其酷哉

死者人之所難然耻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

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

為血讐亡人之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袁術亦

臨僕尸骸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

執殺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

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

人情歸紹忌方得衆對後曰案方字恐將圖已常遣

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

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

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

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

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

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

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于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

排闥伏于惠上願拜見斬得不死侍從被楮衣掃除宮

門外。劉放曰注何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

凶逆案文何當作阿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

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

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諸侯及紀俱詣

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龐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

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

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

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

卓劉放曰案文少一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

高幹及潁川荀諝等魏志云諝荀彧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

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

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

眾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

過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

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勃海雖郡其實州

也言土廣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父處其上袁氏一時之

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

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

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

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

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

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

關而諫曰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英

從事十八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杖冀州雖鄙帶

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

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

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

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奐將強弩萬人屯孟

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

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駭鼓過紹營紹甚

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

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

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

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

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末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

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不能存國今欲與卿

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

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

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推一郡之卒撮冀州

之眾廣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

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

巾賊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

推牛角為帥俱攻廩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

會其眾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其姓張性

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田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脇

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見下收英

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

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

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是吾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

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

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

璋傑雄畧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眾畧盡軍將

皆撫膝而泣曰何使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

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

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徵迎紹意懼後城郭兵圍守馥第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且語馥時在坐謂見圖

謀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至則其冬公孫瓚大破

黃巾還屯槃河爾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

枯槃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

瓚兵三萬列為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

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

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

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

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瓚飲兵

遠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

真入本鏡曰凡

命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

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

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

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

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墻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

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

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

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

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

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

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與並出釁難既釋時人

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

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

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

之辰雨水之上招鬼續鬼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

者俱往也酈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

津續漢志癭陶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

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諸侯坐中客家在鄴

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春秋曰紹勸督引滿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維

投壺言笑容貌自若

升故為內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

重輜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

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曰斥丘紹還因屯斥

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

山蒼巖谷口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歌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

日破之斬毒及其眾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

左髡文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

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

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

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

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與

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追於曹陽

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

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

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

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左傳

周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

可矣文公從之納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九

襄王遂成霸業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

春秋圖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

先得者王

史記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

今迎天子動輒

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

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

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

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顯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

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

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

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

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小爭子思子

商君書並載其詞畧同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

也

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約以德德約以

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

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

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

甥高幹為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

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節

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曰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降霜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

五乘之賓而犯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

有名則五乘之賓蓋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闔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苑而隅為之崩見說苑

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為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
肝泣血會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
以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授於
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隸夫臣士士臣卑卑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隸
也陪隸猶陪臺臺又曰是無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治
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
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
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憚強禦避
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貶元帥何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危困時

適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

劔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是

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

斯珍決而也左傳曰決辰之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

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隗

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

創謀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

海申以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

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

求利滑泥揚其波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

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與師百萬飲

馬孟津歎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聚

漢室之微負兵甲之衆凌越帝城踰王廟幽錫太后

戮殺必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斯則忠良焚

燒宮室蒸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烝皇天濁

穢薰后土神恣怨恫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

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成欲奉辭伐罪

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

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亟俾墜其師無克詐國

之劉放注凡我同盟之後案文當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此盟書常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

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徭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

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禮記曰血生天地之

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夫鳥獸則喪其

羣匪越月踰時焉則變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嗚號焉

瞻踰焉踰踰焉然後乃能去之於臣所以蕩然

燕爵猶有啜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忘哀貌無隱戚者隱憂也

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

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

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

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

兗州牧竇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會公孫瓚師旅南馳

陸掠北境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

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于戈加自

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

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陳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

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者趙穿也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盾曰天乎予無辜

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猶如何苟云利國專之不與左傳

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

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

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

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

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

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

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

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

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

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

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擣有德攜離也杜黜

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

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

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

伯賜之大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

忠為國讎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曰朝

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

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

不能無地脉此乃恬史記曰秦白起歔歔於杜郵也王免自

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太傅曰碑位

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

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求去而寵任非所凡所舉用

皆眾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

為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

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

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

焉左九棘孤鄉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文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

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若以臣今行權為釁則桓文當

有誅絕之刑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若以眾

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

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

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尸鳩鳩也詩國風

今叔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義其子曰從絕邪詔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三者數之小終言深

於是以前書曰下也於是以前書曰下也

將軍改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耻為之下將軍上初武

封鄴侯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

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明

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明

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明

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明

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明

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明

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

勇實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勳戚者不拘常

例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

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禮合文嘉曰

錫一日車馬二日衣服三日樂器四日朱戶五日節鉞六日虎賁之士百人七日斧鉞八日弓矢九日棨

秋元命荀日賜虎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

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

以許下埤埤亦下也音婢涇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音以就

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

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

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

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眾數十萬而驕心轉

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亂

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以從民心紹以包白

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同不

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

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為謀

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

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

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

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舩繕脩器械分遣精

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

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

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眾以伐曹操兵執譬若

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

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意強謂之驕兵義者無

敵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亂誅暴謂之義兵兵

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

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

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喜乃天道也曹操奉迎天子建

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

淮南子曰薄善於廟堂之中決勝乎千里之外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

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師前書

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竊為公懼之

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罪也

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

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謂句踐曰此越之所以霸吳

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

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

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

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

黃石者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畧也圯音

以之反也劉放曰注案文但當云臣與主同者且御衆

權在臣也誤出於注也注與臣同者權在臣也

於外不宜知內

淮南子曰國不可從中御

紹乃分授所統為

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

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

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

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

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

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

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

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

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

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

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

其精銳分爲奇兵

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

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

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

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

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

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

夷之禍汗辱至今

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爲丞相胡亥殺之

夢卜巫木為崇胡亥乃齊望夷宮趙高令其婿閻樂

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

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

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

立權之明表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為趙王上將軍產

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璋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馬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司空

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養放橫

傷化虐人貪財為饕貪食為父嵩乞句攜養續漢志曰嵩字巨高

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崔烈為大

因減買位與金大祖於傳為從父兄弟也句亦乞也

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閹遺醜本無

令德傑校鋒俠好亂樂禍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

音方妙反或作剽劫財物也音同幕府董統鷹揚埽夷

凶逆謂紹誅諸閹人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左傳侵於是

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

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

易退傷夷折屐數喪師徒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引

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為流矢所中乘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又為紹布所敗

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

被以虎文續漢志曰虎黃將冠鵠冠虎文授以偏師

後漢書卷之六

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

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

孟明視等文嬴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而遂乘

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太公金匱曰天

人今海內陸沈於股又矣何乃急於元元哉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傳逸以

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

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

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魏志曰陶謙為徐州牧操初征之

地至東海濰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陳亂馳突火

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攬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

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

強幹弱枝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魚石故復援於

援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沮

左傳曰擐甲執兵

前書揚雄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魏志曰操襲定陶未

拔會布至擊破之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

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乘戰操時兵拯其死

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克土而有

造於操也

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會後

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北鄙之儼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故使從事中郎徐

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

劫省禁卑侮王條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

晉書曰漢

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
臺謂者為外臺是謂二臺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

五宗所怨滅三族
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
臺談者

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大農頌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

不言微反唇湯遂奏異九卿見命
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

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
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羊傳
日鉗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推音渠廉反
尚書記期

會公卿克員品而已
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
故太

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
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為司

術借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
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太逆
操因睚眦被以非罪

楚并兼五毒俱至
獄考實遂以策罷
觸情放慝不顧

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不可納故聖朝含聽改

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

又梁老主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

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

涕士民傷懷
前書曰孝文皇帝實皇
又署發丘中郎將

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

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增繳克蹊阬弄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克

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
管子曰天下無道大

生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左傳曰彌縫敝

邑杜預注曰彌縫猶補合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馬

合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

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乃欲橈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橈之凶除忠害善專

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

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

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

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獻帝春秋曰操引軍河託言助紹實圖襲

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亦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御

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

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

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

知其不勝任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

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

雖說秦昭于烏獲任鄴之力慶忌夏育之勇也聘良弓

勁弩之執文子曰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

出并州越太行紹勞高幹為并州刺史青州涉濟漯紹

子譚為青州刺史濟漯二名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

州下宛葉而倚其後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音

是也荆州謂劉表也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

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乃覆滄海而注燦炭黃石

後漢書卷之三十四 州傳 二

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熒火其剋必也

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奮陪衛內以拘質懼慕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

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

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流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者非也

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

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

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

養我雖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怙軍之破敗在此

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乎

法言之文也羸秦姓也姬周姓方音蚩恃也六國恃惑侵弱周室遂為秦所併也

曹操遂救劉延擊顏

良斬之

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為先鋒羽望見良當途解

紹乃度河壁延津南

鄆元水經注曰漢孝文時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沮授臨

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

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

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

軍中大震操還屯官渡

官渡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鄆元水經云荥蕩渠經曹公壘北有



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年臺俗謂之中年臺紹進保陽武陽武今鄭州縣沮授又說

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

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

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

依沙堤東西四十里為屯操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為高檣起土山射

營中釋名曰樓檣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渡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在焉皆蒙楯

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楊雄羽檄賦曰蒙楯負羽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持三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

○劉放曰注誠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

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即今之拋車也拋音普孝反紹為地道欲襲操操

輒於內為長濬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

突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

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

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為瓊等表援紹不從許攸進

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

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禽劉放曰案文為成不須並出蓋多為字

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

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

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去紹軍四

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

公聞許攸來踰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

東薪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以益備問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睢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兵皆惶懼

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魏志曰張郃字雋文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則事去矣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郃快軍敗郃懼歸太祖

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崖入其將軍蒯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馬衆聞紹在稍復

集餘眾偽降曹操盡阮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邈絕國家未定十二年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復自高復音平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

言逆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
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

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

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

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官度之敗

適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審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

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

辛評亦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

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評辛昆兄也見魏志紹以問之

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

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

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

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

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

墨面以毀其形尚又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為

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眾以譚長

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

詞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郭憲生述征
記曰黎陽城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小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襄太子賢注

袁紹 子譚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
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
救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
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列傳

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

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

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

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

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

將軍為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

尚戰於外門郭郭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

尚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

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

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

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

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

守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

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

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不可不毗對曰

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

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旦求

言多一劉表以書詠譚曰天降灾害禍難殷流初交殊

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

常也倫理也攸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

所也斁敗也

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言太公者尊

魏絕邈山河迥遠楚荊州也魏冀州也戮力乃心共獎王室左傳

好惡獎王室社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

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

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不顯之祚奕重也國語推嚴

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

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

營營青蠅止于榛藋八罔極構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

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

於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使股肱分成二體匈

脊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閔伯

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左傳子產曰高辛

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

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

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

以成王業昔周公誅或欲以定霸功若齊桓公皆所謂

逆取順守而徼富彊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元其根

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公羊傳

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曷為不

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

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紀侯諸之遠祖者幾

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諸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

其弟靖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

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

遷去其邑是為九代也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

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

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

伐齊濟河病日出及卒而視不可哈樂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句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有知

河乃暝受舍伯游荀偃字也宣子且君子違難不適讎

國交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

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

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

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

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

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

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

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

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

願捐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

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請京使居之辰縶甲

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曰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人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洵洵

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于象欲殺舜

舜踐帝位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怨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三十一

鼻國在永州營道縣
北今猶謂之鼻亭
今整勒士馬瞻望鶴立又與尚書

諫之並不從
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鄭

義親尋于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

逐鹿之戰周公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

業非疆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

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便危之慮退有

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

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陰晴急

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

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

許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

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誦讓之言况

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

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

也則衰族其與漢升降乎其如否也則

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祭集

曹操遂還救譚

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

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

以子整聘譚女以安之
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鄴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

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

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

逆耳而便於行
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

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
左傳曰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晉解揚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苟圖危宗

廟剝亂國家親踈一也
左傳曰夫實剝亂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

管蔡之獄
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季友獻款而

行叔牙之誅
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叔牙圍魯一及

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發笑必
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何則義重人
劉放曰注慶父存也案公羊云慶父也存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
軍以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
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
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三卮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
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突
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
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

母起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
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
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
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
詒遺也
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于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
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圍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
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
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位
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
墮音許積怨肆忿
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

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

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

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

賜環珪孫卿子曰絕人以環譚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

將馮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

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天中置室突門旁為橐充竈狀

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囊薰之也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

入者皆死操乃鑿漸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

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

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

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漳水

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

藍口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

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

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

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

射之幾中幾音祈中音竹仲反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

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

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

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

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

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看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全尚母妻

于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為刺史曹操之國鄰也

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

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眾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

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

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

人趨奔之趨音促譚隨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

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

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

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

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歎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曰

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

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

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

以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曹操

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

守舉兵守壺口關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十一年曹操自

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

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補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

其妻哭於室以為談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 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

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

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

獨為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

尚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廄中然後請尚熙疑不欲

進尚疆之遂與俱入未及必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

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

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

吏為玄兔小吏稍仕○劉放曰玄兔中平元年還為本

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夙無恩者遂誅滅百

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

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二

小石為足度以為已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

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

先君同社生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二公輔也度益喜

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

東萊諸縣為營州刺史為猶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

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

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元

年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

遂據遼土焉

劉表傳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

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

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

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王氏譜曰叡字

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敵窮迫刮金飲之而死詔書以

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共又袁術阻兵

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

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傳子曰越字

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

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

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

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

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

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

郡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可傳檄而定公路

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

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

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

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

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

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箭所中

死餘衆退走曲畧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

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

此不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為鎮南

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為已援建安元年驃騎

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荆州

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

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

獻帝春秋曰濟引衆入荆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

守不受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衆而退劉

表自責以為已無賓主禮遣使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

諸繡繡遂屯襄陽為表北藩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

人先作零陵桂陽守其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於是

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關土遂廣南接五嶺

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靡北據漢川地方

三也臨賀萌者四也始安越城五也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荆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

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

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

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

求儒術慕母闈宋忠等闈音開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

事中郎南陽韓高先賢行狀曰高字德高義別駕劉先

說表零陵先賢傳曰先守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曰今豪桀並爭兩

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

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

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

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

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

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

此萬全之策也荆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高詣操

觀望虛實謂高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

許君為我觀其彙高對曰高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

下將軍若欲歸之使高可也如其猶豫高至京師天子

假高一職不獲辭命劉放曰案文則成天子之臣將

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

以為憚使強之至許果拜高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

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陳兵詬

高將斬之詬罵也高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

知高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

嵩而已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六年

劉備自袁紹奔荆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也十三年

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

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在荆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

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已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妻

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

寵就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

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

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

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

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

太子為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譏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見左氏傳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

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

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

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眾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

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

流涕而去之眾聞而傷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

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

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傳子曰巽字公梯

達有知人鑒識。○劉放曰：正文刪越韓嵩及東曹掾傅

異案下文云釋嵩之囚，則此時高方見囚，何得有說。○

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宗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

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翌日迎順，有大體，彊弱有定

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

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二者皆短欲以抗王師

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宗曰：不若也。異

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

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

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

楚楚沈尹戊奔命於夏水，注曰：漢水入口。案口當作江。操以琮

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

○劉放曰：案韓嵩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

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

蒯越、光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

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為侍中。其餘

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為

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

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勇也。深

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平其所資也。韓非曰：狼剛而

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

篇曰狠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信者

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仇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

子尊可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

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為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疆南夏魚儷漢

舳雲屯冀馬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為魚儷之

冀之北土闕圖訊鼎裡天類社闕圖謂若劉歆圖書改

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裡爾雅既云天

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正矜彊少成

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

征萬一劉表使備龍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

皇家喪身積業喪家嫡也愛也

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回

制輕之則備不為用雖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終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終

附錄之類辭不為川難矣
時坐若客耳信味木不虫
以崎前重并之限密不頭回

漢書卷一百五

劉袁呂列傳第六十五

宋宣城太守 漢薛撰
唐章懷太子 賢註

劉焉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竟陵今復州縣魯恭王後也恭王景帝

子名餘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五官

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

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

漢書卷一百五 劉焉傳

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
方夏請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趾以避時難
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郝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
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
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為太僕黃琬
監北軍使者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
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
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進攻雒縣今益州
州雒殺郝儉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及綿竹
屬廣漢郡并馬相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

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
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為校
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
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為督義
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劉放曰案文多下一遂字將兵掩殺漢
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途復殺張
脩而并其眾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它事殺州
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為
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
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輜重也焉四子範為左中

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季玉並從獻帝在

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焉焉

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

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範及誕

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

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背疽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

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為刺史詔書因以璋為監軍使

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

焉潛擬乘輿器服韙以此遂屯兵胸臆備表胸音蠢臆音如尹反

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也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

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

悉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

得眾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州中

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

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

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

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為所破魯

部曲多在巴士故以義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

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

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請

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

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

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

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璋主簿巴西黃權諫

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先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

主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

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

妻于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

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

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

死為幸何古劉備有梟名梟即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

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

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

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

安十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

六年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

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

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楊脩

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勅諸關戍勿

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即便闕誦以此異之

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

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

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

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

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

公安今荆州縣

歸其財寶後以病卒

志

曰先主遷璋于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取荆州以璋為益州牧留住移歸

明年曹

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

學道鶴鳴山中

山在今益州晉原縣南

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

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

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

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

但令首過而已

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首音武救反

諸祭酒各起義舍

於路同之亭傳

傳音陟戀反

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

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

原免也

然後行

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民夷信向

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

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

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

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主

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

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

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

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

小人昏愚競供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自在漢中

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

以止行人又使自隱其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

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也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松書建安二十一年置漢寧郡

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

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

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

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

制署置執足斬斷遠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魯自在

漢川垂三十年閻曹操征之至陽平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

其地在今梁州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

關固守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

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

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

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

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

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

將軍封閻中侯邑萬戶閻中屬巴郡今隆州縣將還中國待以客

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

嗣

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

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庶乎見幾而作幾而作易曰君子見

終日又曰幾者動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

之情用也衍饒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

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老子曰

之利器不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

草而悅見
狩而戰

袁術傳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
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
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
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英雄記曰咨字子讓潁川人吳曆曰孫堅至南陽咨不
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為後害乃詐得急疾舉
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
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
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
而起案劔罵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
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

於勝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及遠

○劉放曰案文術
遠字蓋舊本有以

及字為還者後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
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遣其將會
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
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
乃各外交黨後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
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
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
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
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
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

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
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
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
十百萬而不脩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

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

然術自以術及路皆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

運之次陳大夫韓濤塗袁氏其後也遂有僭逆之謀又

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授并中孫

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未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

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

輔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

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

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

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弈世克

昌弈猶重也詩云不顯厥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

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

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浸遲

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

微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

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

度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

歌之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

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

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

左傳王子朝云茲不穀震蕩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宮廟焚毀是以豪桀發

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縱貌也沛音片害反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

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

謀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率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

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也玄德爭盟

劉備是以未獲從命壽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

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懼非海內企望之得貌

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

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

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

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

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威

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

世相承安生京生易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為漢室輔榮寵之盛莫與

為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學

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

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駁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

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

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以

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

竊號告呂布為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術

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

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

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蘄陽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鄧元注云即蘄山

也西南流經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以拒操操擊破斬蕤而勳退

走術兵弱大將死眾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

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

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

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

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

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偽

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九州春秋

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其愛幸諸婦如其寵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爾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自下饑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

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瀋山

瀋山瀋縣之山也瀋音壽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

走憂慙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

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

無異唯疆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

有四州青冀幽并人戶百萬以疆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

比高曹操雖欲扶衰將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

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

曹操使劉備微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

簀牀而歎曰黃第也謂無茵蔕也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歿

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

魏志曰勳字子臺琅琊人與太祖有舊為

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孫策破勳

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

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

不以順雖疆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

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

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

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劉放日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以布為

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

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為騎都

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

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

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

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

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祈時允與

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

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

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

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

侯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

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

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

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

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

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

以為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

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

斬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

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

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

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

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

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

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

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

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

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

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

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

東郡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列壯少與海

乃從呂布為布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

擁十萬之眾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劍顧

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

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

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

宮等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

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

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
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
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所害時劉備在徐
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
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
功一也董卓殺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曹
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弟五文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也劉放曰注刺史東之將軍伐之令術復
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

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
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
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
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
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
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改泗水為沛郡小沛即沛縣
已害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
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
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大山吾為在術圍

後漢書卷三十三 劉傳

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為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二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關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

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

名將有累卵之危矣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

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懼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興兵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

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

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

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

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

心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合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

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音干忽反謀無素

定也素舊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戰國策曰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樓

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眾潰走其所殺傷憶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

高順諫止

英雄記曰順為人不能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

將兵亦無

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

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

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

將衆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

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

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

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

魏志曰夏侯惇字

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從征呂布為

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

戰特見親重出入為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

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百罪於

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

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

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

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

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

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

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

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圍之壅沂泗以灌

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收其名馬而客策

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
 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
 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
 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
 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太
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也鄆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兵圍之急令
 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
 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
 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
 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

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

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臺大師乎操領之社預注左

頭也音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蜀志曰備顧操謂陳

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

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

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

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

人之祀左傳曰齊桓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

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王莽改益曷云負荷地墮身

逐術既切貪布亦讎覆

後漢書卷一百六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朱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宮曰公臺平主自階登六領今意同收宮計帝曰曼千
不問宮言以至於此若其未可量也對文曰奈噫夫
於濟宮曰矣母孫公不五宮也夫以孝野天下善不善
行即公不且若亦事下也

後漢書卷一百六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朱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
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
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
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與國有獻名馬
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白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

康熙二十五年重刊

後漢書卷一百六

循吏

第六十六

騎士損上林池籟之官廢聘望天獵之事其以手迹賜

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禮也勤約之風行于

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

風誼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

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

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

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

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

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又引杖撞

郎朝廷竦慄爭為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

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

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大丘長鍾皓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

也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

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鐔顯也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

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

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

止然道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

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衛颯傳

衛颯字子產颯音立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

糧常備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合涇涇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合涇故城在今廣州合涇縣東涇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陽縣出鐵

石續漢志來陽縣有鐵官也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

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

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

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

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

五千勅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居二歲載病

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

充代颯為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佗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

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亦善其政教民殖桑柘麻紵

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帝刑州刺史上言臣行部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
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
溫或臘漬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
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
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
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
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壯
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
子札也封於延陵也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
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

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

眷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

就餐飯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

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

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

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

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

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名錄於部職也延辭讓

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

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

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

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

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

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

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

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

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

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

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

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

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同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

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良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

佗等也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

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

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

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

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

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

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牧

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

後漢書卷三十一

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

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

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

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

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

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也自掾吏

子孫劉放曰案吏當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

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

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

會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

太常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邯人也誦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

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

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

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

家焉父閎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

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

擊之至遼東閎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

列侯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闕

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
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
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
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
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
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
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
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修理
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
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武
年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
擁塞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
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

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
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
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
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
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
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
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
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
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榮
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
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
砥績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直截溝澗防

過衝要踈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

上曰洄郭璞注云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

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

史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溢青徐兗豫四州略備乃以校尉王延代領

河堤謂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都木使者中與以三府掾屬為之景由是知名王吳及

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

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

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

劉歆曰案此少一賦字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者老聞者皆動懷土

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

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凰白鹿白鳥等瑞也乃作金人論頌

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探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

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

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經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鵠景乃

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

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

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為六經所載

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衆書錯綜吉凶相反

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葬送造宅之法若堪黃帝青鳥之書也

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詩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之相之法

也適於事用者集於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五其用四十九也

秦彭傳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門侯續漢志城門侯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攽曰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此解開陽少開陽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

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騏驎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鄠人也

鄠縣故城在今梓州鄠縣西南也

父順安定

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

剽劫奪也

晚而改節

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

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

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

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曰

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

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

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

郡郡

繩直也

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

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

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

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

譎詐數術

也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

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醢以千數

醢音張肉

反說文曰祭辭也

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路吏

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掠恒亡其

半自玉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

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祀輒弦歌而薦之

古樂府歌

日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必行

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

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于姓名五篇著里端

無妄發賦念在理寬清身苦體宿夜勞勤化有能名遠

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永初二年鄧太后

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

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

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人為大司農性公正

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

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

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

風翁歸廉平嚮正早天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

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

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

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薛君章句

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

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

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

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

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土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

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

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

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

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也

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

晉文侯曰糾逖王慝杜預注云逖遠也剔與逖通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

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傳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會稽陽

羨人也陽羨故城在今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

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

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

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

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疆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

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

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

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

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

少府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

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

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

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塚荆稱賢吾何敢相

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舉孝廉和帝時稍

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刑

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人有

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

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請廷尉

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

幸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

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械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傳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

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

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

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

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

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

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

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

謝寃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

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

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

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貨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

穢詭人揀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

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

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

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

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

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

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

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

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

羣前太守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

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

壘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

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

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持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

用乎將盡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

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

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

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

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思立微節不敢

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思立微節不敢

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虜腦乃播出口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嘗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

人順帝重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劉放曰化之秦文之字當作人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

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執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社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暉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諸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帝不人尚書高宗誠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者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傳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三子肥高祖子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不博學號為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

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

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老眉皓髮老眉也老者眉雜白

也黑自若邪山谷間出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人齎百錢以送寵

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身

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

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

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為宗正大鴻臚延喜四

年代黃瓊為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項之拜將作大匠復

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

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

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

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

者以老病卒于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

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

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弘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推平

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已愛物為

士人所附初平二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鄭

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與平中繇為揚州牧振威將軍

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

南奔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舊陳留風俗傳曰音

帝惡其名改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為考城也

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

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

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暮

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

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

院為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

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

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

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

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謂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

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鞠諺曰孤犢觸乳驢子罵母乞令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

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鳩梟哺所生鳩梟

梟也時考城令河內王煥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

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

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煥謝遣曰杖棘

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
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也覽入太
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
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竒之乃謂曰與先生
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
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
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
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
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
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也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

堂家人莫見喜怒聲也
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
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傳

童恢字漢宗謝承著童恢傳瑛邪姑幕人也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
東北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
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
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
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
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
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

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
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
二虎恢聞而出况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
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
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
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踊躍自奮遂
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
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
仕喑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亦須昌長化有異政吏
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不才不就卒於家

賈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噞合苛則人亂

矣故急御者理善烹者若烹小鮮也推忠以及眾

瘼自蠲推忠恕以及於人一夫得情千室鳴弦守長也

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
情則其下鳴弦而安樂也
載畢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
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
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用也
雖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
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執縱放實天下之奇
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昔比方班氏所作非但
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
賈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
帝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
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
情狂言耳

後漢書卷二百六

